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黄氏日抄卷六十三 六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康綸鈞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監生臣孔繼峯

黄氏日抄卷六十三　　　　宋　黄震　撰

讀文集五

曾南豐文

詩

星宿之宿作入聲押韻見第四卷山水屏詩云爭險挂

星宿

麻姑山送南城羅尉詩可與歐公廬山髙為對

霿淞音夢送齊地寒霧凝木上如雪之名見第七卷冬日詩

論議傳叙

唐論歷數三代以後惟太宗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有治天下之效而不得與先王並者法度未備也歛多就寡文極有法然太宗之未得與先王並者亦恐實德之有媿耳實德如先王法度則古今異宜豈必一一先王耶

為人後議謂不當絕本生父母之名豈為濮議發耶然亦正論也要必存本生之名可也濮邸入繼大統又別

公族議謂袒免以外盡當衣食於縣官意則厚矣恐禮法不無等殺而先王未嘗以天下私其族耳吁如民生何

講官議謂古禮於朝則王及羣臣皆立無獨坐者於燕則皆坐無獨立者坐云者師所以命弟子而識當時請坐講者為非是欲以古制律今而講官以弟子禮

命其君耶

救灾議以頓子民不朝夕食之其説佳

洪範傳布置大抵與荆公相類

太祖皇帝總叙謂漢髙不及者十事自三代以來撥亂之主未有及太祖也元年户九十六萬末年三百九萬至元豐年一千三百九十一萬於是覆露生民之澤深矣

序

新序目録序謂劉向所序三十篇隋唐猶存今所見者
十篇最為近古而不能無失
梁書目録序梁六紀五十傳史官姚察之子姚思廉所
成南豐之為此序辨佛患梁為甚而佛不能覩聖人
之内
列女傳目録序劉向以成帝後宫趙衛之屬多自放作
列女傳篇曹大家為注離其七篇為十四與頌義為
十五嘉祐中蘇頌復定為八篇南豐疑此傳稱茉莒

柏舟大車之類與今詩序不合蓋不思今序衛宏所作出向之後也

禮閣新儀目録序新儀三十篇韋公肅記開元至元和變禮南豐謂人之所未疾者不必改也人之所既病者不可因也何必一一以追先王之迹能合乎先王之意而已余謂此名言也

戰國策目録序舊缺十一篇南豐訪得之而三十三篇者復完且謂此書論詐之便而蔽其患言戰之善而

諱其敗有利焉而不勝其害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亦名言也

陳書目録序陳書六紀三十傳亦姚察姚思廉父子所成南豐謂兼權計明任使恭儉愛人則其始之所以興惑邪臣溺嬖妾忘患縱欲則其終之所以亡莫非自己致者而士之安貧樂義亦不絶於其間

南齊書目録序江淹嘗為十志沈約又為齊紀梁蕭子顯别為此書凡五十九篇南豐謂其改析彫刻而文

益下

唐令目録序凡三十篇以常員定職官以府衛設師徒以口分永業授田以租庸調賦役南豐謂庶幾乎先王之意

徐幹中論目録序幹字偉長北海人生漢魏之間魏太祖旌命之不就獨考六藝推孔孟之旨為中論二十餘篇唐太宗嘗稱其復三年喪一篇而今無之則所存二十篇非全書也南豐謂其不合於道者少

説苑目録序劉向所序凡二十篇南豐謂所取往往不當於理

鮑溶詩集目録序溶唐人也南豐稱其清約謹嚴而違理者少

李白詩集後序白蜀郡人遊江淮娶雲夢許氏去之齊魯入吳至長安明皇召為翰林供奉不合去北抵趙魏燕晉西涉岐邠歷商於至洛陽遊梁最久復之齊魯南遊淮泗再入吳轉金陵上秋浦潯陽卧廬山永

王璘以偽命逼致之璘敗白奔宿松坐繫潯陽獄宣撫崔渙與御史宋若思驗治謂罪薄薦其才不報流夜郎遂泛洞庭上峽江至巫山以赦得釋復如潯陽族人陽氷為當塗令白過之以病卒年六十四舊史稱白有逸才志氣宏放飄然有超世之心南豐稱其實録詩舊七百餘篇宋敏求廣至九百餘篇南豐乃考其先後而次第之

宋大夫集後序南豐之祖也事太宗真宗

王深甫文集序深甫王回也福州侯官人家於潁嘗登第為主簿即棄官弟向字子直同字容季兄弟皆以文學名皆南豐序其文荆公稱許之亦然

范貫之奏議集序貫之名師道曾事仁宗為言官其子世京集其奏議十卷南豐發明其遭遇之盛云所以明先帝之盛德於無窮也墓則清獻趙公為誌

王平甫文集序平甫文百卷南豐許其兼文與詩之工可比漢唐之盛不得志於時而求於內

張幾聖文集序幾聖名至錢塘人最為韓魏公所知其

子浚明集其文二十卷屬南豐為序

思軒詩序撫州通判林君當旱蝗作軒而能詩者賦之

序越州鑑湖圖湖周三百五十八里漢順帝永和五年

馬臻所創南並山北屬漕渠東西距江溉山陰會稽

兩縣十四鄉田九千頃宋興民始有盜湖為田者祥

符間二十七户慶歷間二户為田四頃時三司轉運

司猶切責州縣復田為湖治平間盜者八十餘户田

七百餘頃而湖幾盡矣自此蔣堂杜杞吳奎張次山刁約范師道張元長張伯玉陳宗喜趙誠等各為之計而廢日甚盖法令不行而苟且之俗勝也昔謝靈運從宋文帝求會稽回踵湖為田太守孟顗不聽又求休蝗湖為田顗又不聽此湖繇漢接錢氏不廢而今日乃廢豈非苟且之俗勝哉今謂湖不必復者曰湖田之入已饒不知湖盡廢則湖之田亦旱矣謂湖不必濬者曰益堤壅水而已不知會稽得尺山陰半

之必也禁民為田而歲以農隙濬湖則蔣堂以後諸公成說具在故南豐具載之以待來者其事可載國史而其文可成誦云

類要序晏元獻起童子至宰相在朝廷餘五十年常以文學謀議為已任其子知止集其書名類要云

相國寺維摩院聽琴記說謂古之養其外者畢備琴碁未甞去右左者也而又內當得之心盖南豐之學如此琴者洪規字方叔

張文叔文集序文叔名彦博常從南豐游其文未嘗輕出其後其子仲偉始求公之序

館閣送錢純老知婺州詩序謂此館閣之禮而他司所無

齊州雜詩序此公為齊州時詩也愚按公詩多齊州所作有欣焉安之之意從為他州詩不多作雖作不樂之矣豈齊其壯年試郡而後則久困於外不滿其當世之志耶

順濟王勅書祝文刻石序謂龍也

叙盜説凶年人食不足之意

贈黎安二生序二生葢東坡薦於公者説迂濶之弊宛轉可佳

送周屯田序言古之致事而歸者有養然今之士不必以動其意

送江任序説仕於近土知風俗之意甚悉

送劉希聲序言至道當不息

送李材叔知柳州序解仕南土者不安之心

送趙宏序謂平寇在太守而不在兵前輩謂此文峻潔

送王希序叙江西游覽之勝謂見西山最正且盡者大梵寺之秋屏閣

王無咎字序謂人欲善其名字而未嘗善其行

送蔡元振序謂古之從事皆自辟而今命於朝然惟其守之同者多矣為從事乃爾於朝不爾者其幾耶

書

上歐陽學士書謂韓文公以來一人而已又書謂食民之食者兵佛老也兵擇曠土而使之耕佛老止今之為者舊徒之盡也不日矣

上蔡學士書又薦王安石謂文甚古行稱其文知安石者尚少公亦以此薦之歐公又進其文

上杜丞相書勸以天下之材為天下用

上齊工部書部使者數十萬家之命也豈輕也哉

與撫州知州書言心之獨得

與孫司封書孔宗旦策儂智高必反及反乃死之請白其事

寄歐陽舍人書公謝其為先祖銘墓也理密文暢可觀

與王介甫第一書報以歐公賞其文也云歐公更欲足下少開廓其文勿用造語及模擬前人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

與介甫第二書云謗議之來誠有以召之又比聞有相曉者足下皆不受之余謂此乃謂公忠於介甫之言

也

謝章學士書自謂不能奴身於世俗之外力耕於大山長谷之中以共饘粥之養魚菽之祭以其餘日考先王之遺文竊六藝之微旨以求其志意之所存而足其自樂於已者顧反去士君子之林而夷於皂隸之閒捨自肆之安而踐乎迫制之地欲比於古之為貧而仕者可謂妄矣愚謂此公道其中心所存者令人慨然又其答袁陟書云有可仕之道而仕不仕固自

有時某之家苟能自足便可以處而一意於學久與

王深甫書叙情尤悉雖然力踐固存乎人

答王深甫論揚雄書公謂揚雄處王莽之際合於箕子

之明夷常夷甫以謂紂為繼世箕子乃同姓之臣事

與雄不同又美新之文恐箕子不為也公辨之曰雄

之辱於仕莽非無恥也在我者亦彼之所不能易也

愚按雄本漢臣既身受賊莽之偽命而又稱頌其功

德則為雄者皆易於莽矣南豐所謂莽所不能易者

指何物耶又王介甫謂雄之仕合於孔子無不可之義吏甫謂雄德不迨聖人於仕莽之際不能無差公復辨之曰孔子之無不可孟子所謂聖之時也雄亦為太玄賦稱蕩然肆志不拘攣兮愚按孔子無可無不可恐不可獨指其無不可況蕩然肆志是直小人之無忌憚而可謂其似聖人耶南豐大賢而議論若此所未諭也

福州上執政書援詩以述養親之意文甚贍

記

仙都觀三門記此記與鵝湖院佛殿記略同皆以正義斥異端有益世教

禿禿記記孫齊溺嬖寵殺子之事文老事覈尤卓然為諸記之冠視班馬史筆殆未知其何如耳

醒心亭記為歐陽公守滁作灑然使人醒者也

繁昌縣興造記太宗取宣之三邑為太平州而繁昌在焉繁昌自唐昭宗為邑百四十年當慶歷閒夏希道

邑治始大備云

墨池記池在臨川城東之新城池之上今爲州學記曰夫人之有一能而後人尚之如此況仁人莊士之遺風餘思被於來世者何如哉

宜黄縣學記記有云務使人人學其性此語似當審也

南軒記說隨所處而樂之意淡静有味

兜率院記說異端無常業所享已封君不如而或反傾府空藏而棄與之

擬峴臺記模寫甚工前輩取以為文法者也

撫州顔魯公祠堂記發明魯公切實無餘緼

歸老橋記為武陵柳侯作説人情之歸休甚佳

尹公亭記尹洙甞謫隨州結茅為亭其後知州李禹卿增大之

廣德湖記湖舊名鸎脰源出四明山引北為漕渠東北入江鄞西七鄉之田仰溉焉大歷八年縣令儲仙舟更今名貞元元年刺史任侗治而大之大中之後有

請為田者御史李後素驗視得不廢刺史李敬方與後素刻石見其事謂湖成已三百年則湖之興在梁齊之際歟淳化二年民盜湖為田至道二年知州丘崇元復之自太平興國以後民冒取之天僖二年李夷庚又復之天聖景祐間民又請李昭為郡言其事請者始息康定間張峋為令築隄九千一百三十四丈為碶九埭二十亭二植柳三萬一百愚按陂湖水利長吏急務公通判越州記鑑湖及守明州記廣德

湖皆根極始末其一念在民爲何如秦檜當國時樓异守鄉郡乃廢廣德湖至今反不若鑑湖猶有遺迹惜哉

齊州二堂記歷山堂以舜所耕之地濼源堂以春秋桓十八年所書之濼在焉考地里甚精

襄州宜城縣長渠記春秋之世曰隔水其後曰夷水又曰蠻水白起壅水攻楚遂爲渠本朝孫永復之民賴其利

徐孺子祠堂記詳孺子處亂世之義

道山亭記備述七閩之險而閩中獨㚁曠城中之三山西曰閩山東曰九仙山北曰粵王山而道山亭者閩山登覽之地也作於程師孟

越州趙公救災記救荒之委折備焉

制誥

制誥多平易特散文之逐句相類者耳擬制誥則偏言新更官制之意此為王介甫代發明者也

表

表多平澹說意

疏

熙寧轉運對疏勸講學而得之於心

劄子

移滄州過闕上殿謂自民生以來未有如大宋之隆且引詩而言之曰歌其善者所以啓其嚮慕興起之意防其怠廢難久之請愚於是知公愛君之意深矣然

與謦切規諫者恐又别是一體

請令長貳自舉屬官引書冏命及陸贄之説為證且曰

非惟搜揚下位亦以閲試大官

請令州縣特舉士引歷代為證甚悉令通一藝以上充

都事主事掌故之屬以士易吏也謂之特舉之士愚

恐風俗未易革弊或益甚耳

請西北擇將東南益兵愚謂西北擇將如太祖法可也

東南益兵恐未易言也兵豈在多也哉

議浮費謂景德官一萬餘員皇祐二萬餘員治平總二萬四千員則官倍於景德景德郊費六百萬皇祐一千二百萬治平一千三十萬則郊費亦倍於景德使歲入如皇祐治平而費如景德則省半矣

請減五路城堡謂將之於兵猶奕之於棊所保者必其地所應者又合其變故用力少而得筭多昔張仁愿度河築三受降城相去各四百餘里首尾相應減鎮兵數萬所保者必其地也仁愿之建三城皆不為守

備曰寇至則併力出戰回顧猶須斬之自是突厥不敢度山所應者合其變也愚按此說精於益兵之說而讀可續誦

再議經費謂臣待罪三班按國初承舊以供奉官左右班殿直為三班員止三百至天禧迺總四千二百有餘至于今迺總一萬一千六百九十宗室又八百七十蓋景德員數已十倍於初而今殆三倍於景德吏部東西審官與天下他費尚必有近於此者浮者必

求其自而杜之約者必本其由而從之
請改官制前預習行事務此從更新制之一端也劉中
舉吏部言之以縣其餘此外又有請整齊版籍之劉
又請以新制如周官六典為書然恐泥於文為矣六
典果皆周公之書乎
史館申請三道別有英宗實録院申請搜訪條例皆為
史者當知
訪高麗世次夫餘王得河伯女生朱蒙居紇升骨城號

高句麗以高為氏傳子如栗至孫莫來當漢武元封四年為縣光武建武八年朝貢莫來裔孫宮復為王十七傳而至德武為安東都督至後唐同光王成問屢入貢明宗長興三年再復拜其主建為王建生武武生昭當建隆開寳來貢昭生伷生治生誦生詢遞立詢當真宗時入貢凡盖公參之國使如此

論中書舍人録黄畫黄不書檢中書舍人稱臣書名於檢而侍郎押字自後舍人遂不書竊尋故事未有可

據而然也

議邊防給賜士卒只支頭子真宗東封三司使丁謂奏令殿前都指揮使曹璨各與頭子使兵士骨肉於各州請領

奏狀

任明州日有高麗界託羅國人失風奉旨安泊照管

奏乞推恩狀潘興嗣五歲以父任得官二十二歲授德化尉不行時朝廷察其高以為筠州推官不就今年

五十六欲照徐復王囘孫侔李覯例官其子又吳中復閎逸陳樞不磨勘皆公爲州時薦之朝者

乞賜唐六典狀唐初以尚書中書門下三省預天下事至六官所主則一本於尚書開元十四年張説罷中書令爲尚書右丞相不知政事自此政歸中書而尚書但受成神廟印六典賜近臣其書稱中書令張説撰疑張九齡所爲不過述先代遺法時尚書已不得其職矣

福州擬貢荔枝狀興化陳紫福州江緑興化方紅又陳家紫小陳紫宋公荔枝周家紅泉之藍家紅漳之何家紅泉之法石白福之緑核圓丁香皆以次第著録其外有虎皮牛心玳瑁硫黄朱柿蒲桃蚶殻龍牙皆以形名之出福州氷荔枝蜜荔枝丁香荔枝雙髻小荔枝真珠荔枝無核荔枝所出不一十八娘或謂閩王女好食而得名將軍荔枝五代時有此官種之叙頭荔枝以其小粉紅荔枝以其淡中元紅以其晩右

二十品無次第一品紅言極品也在福州宅堂狀元
紅言第一也出福州報國院
明州擬辭髙麗饋送狀欲示小國以廉且寛其力
辭修五朝國史以非一人所能辦
啓
平易不華文章之正也
祭文　祝文　哀詞
祭歐公與王平甫二篇極注意祭黄君者歎其不遇有

味也

三十九卷之四十皆居官時祈晴謝雨等作

蘇明允哀詞二蘇請公為之銘則請之歐公

墓銘

虞部戚公誌銘公舜臣也綸之子知太湖縣言賦茶之

苛歲用萬數願棄勿採知撫州有祠號大帝者百餘

悉除之南豐言其世德以比唐柳氏舜臣之子師道

亦公為銘

都官陳樞誌銘令旌德州有所賦調獨曰非吾土所有也爭或至十反州聽然後止南豐曰令所試者大則其事可勝傳耶

翰林學士錢藻誌銘公錢王後自和徙蘇清約終其身刑部王逵誌銘里胥捕罪人殺之君求其情為奏讞得不死府史馮士元家富㗖諸貴人君治之竟其事李京為諫官劾君及京罷斥監鄂州税君為湖北轉運曰前事君職也於吾何負哉與之歡其京死又力賙

京家奏官其子
司封孔延之誌銘廣西歲糴六百萬石實不過能致數
十萬石君計歲糴二十萬而足高其估以募商販不
糴於民儂賊平南方補虛名官者八百人皆弛役而
役歸窮下君復其故君孔子四十七世孫三子文仲
武仲平仲
都官曾誼誌銘建昌南城人其家學者自君始其家故
貧罷吏歸常闔門居或日昃不得食同職欲增賦役

錢爭不得自請罷去

王容季誌銘容季名冏與兄回向皆以文名當世南豐為之序曰此三人者皆世不常有藉令有之或出於燕或出於越又不可以得之一鄉一國也未有同時並出出於一家如此之盛若將使之有為也而不幸輙死皆不得至於壽考以盡其材是有命矣而命之至於如此何也愚謂此文之宛轉妙處故特録之

都官舒元衡誌銘此篇說甚衰之際文字可法

比部李丕誌銘叙契舊與其起家處可法

職方蘇序誌銘君東坡之祖也東坡請公為銘初蘇祐生唐季至成都遇道士屏人謂吾術能變化百物辭不顧祐生杲以好施顯名杲生序好讀書歲凶賣田賑鄉里慶歷初立州縣學士爭欲執事學中君獨戒子孫退避序生渙洵後渙以進士起家仕至都官洵即老泉云

庫部范端誌銘為江都令會歲旱知揚州張若谷遣吏

視民田他吏還者白歲善君還獨白田實旱若谷不是之君持旱苗力爭乃卒是君所白監雲安軍鹽井議蠲鹽課以數萬

張允中誌銘允中名待所與遊喜窮盡其是非得失非其遊遇之溫溫惟謹

殿中丞徐元榆誌銘唐之亡楊行密有淮南稱吳海州人徐溫為吳將有功溫死其養子知誥遂代楊氏有江淮之地稱唐復姓李氏名昪溫已子知諫生遜遜

生元榆世事李氏宋受命俘李氏元榆亦隨之歸京師棄官死公既序其次第而復為之言曰盛衰之變何其速也然自前世無不若此富貴之不可以久恃亦何必異也而世之不安其命者方枉義挈挈以覬幸而偶得之者又惴惴恐失之是豈可以常處也哉

都官王益誌銘益即荆公父也督稅未甞急貧笞罰惟豪猾吏子七人安仁安道安石安國安世安禮安上

衛尉金君誌銘君兄弟皆舉進士諸子又皆舉進士而

已獨放山谷閒以恩受封述其次第處文字起伏可讀

府卒沈君誌銘以親戚恩得官叙述佳

寶月塔銘醫僧也别脱處可法

曾氏銘回向同之母公亮妹也述其自處通塞之際無不當理

錢氏銘劉凝之妻也述其夫婦相成之賢所謂筆端有畫可以讀也三代自叔叙上

黄氏銘述其事夫教子教孫三節有味

吳氏銘荆公母也愛前母子曰甚於愛吾子然後家人愛之能不異於吾子也其子有歸志以不足於養為憂曰安於命者非有待於命也

許氏銘沈括之母

謝氏銘荆公祖母

秘書李迂誌銘有田百餘頃皆以與族人獨留五頃曰無令子孫以財自累也誌序李氏自臯陶以下甚詳

多其妻王氏所為言

常博吳詳誌銘衣食常不自足以家之有無葬故葬不緩或欲出錢曰貧吾素也喪乃欲為利乎

光禄見宗恪誌銘公之妻父也妻名文柔别有銘

太子賓客陳巽神道碑少客京師有欲教公以化黄金者公辭不受

祕監陳世卿神道碑知廣州罷計口鬻鹽人以休息

刑部張保雍神道碑李丞相迪用公通判永興萊公代

鎮因奏留之知漢州夜四卒告兵變械以徇安之至明鞫得卒實與謀併棄之市為湖北漕活鄂州漢陽應死者三十八人漢州民趙昌以畫名公迄代不問

行狀　傳

刑部孫甫之翰行狀為華州推官倉粟惡吏當負錢數百萬公取舂之可棄者十纔一二吏遂得弛負錢數十萬已而知諫院言益兵之弊曰天下所以大困者兵為甚又可益之耶徙晉州近臣夜半叩城終不為

開門論保州之變指杜公論益兵詆二三大臣至於洛水又絀尹洙而伸劉滬皆平生所友善者不偏所好如此

徐復傳復精星歷仁宗召見官其子賜復號冲晦處士人或勸著書復曰古聖賢書已具顧學者不能求吾復何為以徼名後世哉復莆田人後家杭

洪渥傳渥得官時兄老不可俱行至官量口用俸掇其餘以歸買田百畒居其兄傳末論豪傑士多過中庸

如渥所存人所易到故載之云

本朝政要策

考課建隆初以户口增耗為吏升降興國初定三等之法以殿能否雍熙間閲班簿始詔雷德驤以群臣功過倶對淳化中分京朝等考課為三久之廢京朝官考課而置審官院以錢若水主之廢州縣官考課歸流内銓以蘇易簡主之惟三班無改易

訓兵周世髙平之役命太祖取其驍勇為禁衛宋興益

修其法興國有楊村之閱咸平有東武之閱自此兵益廣簡練遂疎而點廢之法弛矣

添兵唐罷府兵置神武神策為禁兵不過三數萬人甲兵皆散在郡國自河朔三鎮不統於京師餘可舉者太原青杜各十萬人邠寧宣武各六萬人潞滁荆揚各五萬人襄宣壽鎮海各二萬人而觀察團練據要害者亦各不下萬人五代分裂區區中州地嘗至數十萬人養之既費教與用又不得其理至周世宗始

修兵制我太祖舉中國之兵纔十六萬人太宗伐劉繼元駕前兵盖十餘萬自是兵益廣其後曹彬敗於祈溝關在行者二十萬楊業敗於陳家谷口劉廷讓敗於君子館全軍沒焉沿邊瘡痍兵不滿萬計河朔悉料鄉民守城咸平閒又集近京諸州丁壯為兵而西北邊請益兵不已張齊賢謂調江淮八萬以益西師劉承珪又取環慶諸州役兵升為禁兵號振武李元昊反河西契丹謀棄約西方遂益禁兵二十萬北

方益土兵二十萬又益禁兵四萬指揮及羣盜張海郭邈山等劫京西江淮皆警大臣又令天下益兵知諫院孫甫言天下所以大困者兵為甚又可益之耶兵器太祖命魏丕主作每十日一進有南北作坊歲造甲鎧具裝鎗劒刀鋸械器葫蘆弩凡三萬二千又有弓弩院歲造弓弩等千六百五十餘萬諸州歲造六百二十餘萬置五庫貯之景德中已可支三十年權宜罷焉

城壘周世宗時韓通築李晏口立十二縣又葺祈州及築游口三十六遂通瀛莫宋興王全斌葺鎮州西山堡劉遇築保州等五城太宗命潘美移并州於榆次又移於三交得戎人之咽喉

佛教建隆初詔佛寺已廢於顯德不復興開寶令僧尼百人許歲度一人至道又令三百人度一人以誦經五百紙為合格

任將李漢超馬仁瑀韓令坤賀惟忠何繼筠等防北虜

郭進武守琪李謙溥李繼勲等禦太原趙贊姚内斌
董遵誨王彦昇馮繼業等備西戎此篇發明太祖用
將之術甚備可讀
水災實儆論水沴所興有數有政
汴水論歷代浚導
刑法淳化置審刑院防大理刑部二司之失事從中覆
下宰相再以聞始行
管榷言權課則劉熙古嚴茶禁則樊若水峻酒榷則程

能變鹽令則楊允恭古禁之尚疏者皆密焉

錢幣江東鑄銅錢自樊若水始鉛錫雜鑄自張齊賢始

淳化鑄大錢於蜀自趙安易始然不便即罷之

南蠻有用兵伐而克之興國初翟守素平梅峒是也有

已克赦而納之咸平間曹克明收撫水是也有納以

恩信章聖時謝德權之靖宜州是也

契丹騎卒六萬太祖命田欽祚以三千人破之其後天

子伐晉敵始復為中國患至真宗親征講和之策遂

定

折中倉折中之法聽商人入粟而趨江淮受茶鹽之給

公私便之端拱淳化皆曾復行

屯田自漢昭始田張掖趙充國耕金城曹操力農許下

晉用鄧艾田壽春羊祜田襄陽杜預田荆州荀羨田

東陽隋耕朔方唐屯振武皆能服夷兼敵宋興雍熙

間始議屯田是後開易水疏雞距修鮑河之利邊屯

以次立矣神宗遣議臣東出宿亳至壽春西出許頼

至襄鄧得田二十二萬頃任事者難之功不立

水利歷述史起以後興水利之臣至本朝不果行

茶正元初趙賛興茶稅張滂繼之十取其一王播又增

其數裴休立十二條我朝議以見緡折帛入中天聖

設三稅法景祐增鹽利為四稅皇祐又用見緡之法

金石録跋尾

茅君碑三茅名盈次固次衷云漢景時人梁普通中張

繹建碑孫文韜書

韓公井者襄州南楚故城有昭王井傳言汲者死不敢視開元中韓朝宗為採訪使移書諭神飲者無恙更今名故城今謂之故墻即鄢也由梁太祖父名誠避之今猶然

桂陽周府君碑并碑陰歐公按韶州圖經君以開武溪有功立廟碑名訛缺而圖經不著其名碑首題云神漢者猶言聖唐也南豐從知韶州王之才所得此本之詳按曲江縣圖經名昕歐公蓋未之得也其碑陰

曲江字皆作曲紅而蒼陸字江夏亦作紅葢古字通用也永叔又記劉原父所得商洛之鼎銘云惟十有三月旁死魄蔡君謨問十四月者何謂原父不能言南豐謂古字如亦字作夾人字作亽皆字之重出則此作三者特二字耳永叔原父君謨皆博識而亦有所未達故并見於此凡皆南豐之說也愚觀此說莫之曉長兒在側忽云籀史載古者人君繼世踰年行即位之禮然後改元此類疑嗣王繼世雖踰年未及

改元但以月數稱故曰十有四月不可以一歲不過
十二月而疑也如南宫鼎文有十有二月之文周敦
敦銘有為王十年十三月之文凡癸酉卣銘有十九
月之文商己酉尊銘亦有十九月之文又姬鼎銘有
十一月又三之文凡皆以月起數之例愚因思之亦
作𡚸非重寫亦字人之作㚘亦非重寫人字恐亦不
可為例如曰商王即位之十有四月恐亦有此理而
四字古作三字凡古銘皆然以二字為重寫二字亦

安姑記以俟知者

唐開宗元寺卧禪師碑銘自河隴沒於羌夷惟寺多在南豐謂虞夏之世東漸西被朔南暨聲教則能令其信慕者亦非特有佛而已也彼以罪福報應之説動之末若不動之以利害而使之心化此先王之德所以為威也余按此論甚髙前未之發

辱井銘銘十六字可見者八字曰辱井在期可不戒乎又有陳後主辱井記大略以其與張孔二妃同投井

也愚按辱井可對貪泉

漢武郡太守阿陽李翕西狹頌郡有閣道通梁益而臨溪危峻李會與功曹李旻等鐫燒火石改高即平人得夷塗作頌刻石歐公集古録以為李會熈寧十年馬城出成州所得此頌以視南豐始知其為李翕漢元鼎以汧隴西南接巴蜀為武都郡後分為興州成州云

南豐與荆公俱以文學名當世最相好且相延譽

其論學皆主考古其師尊皆主揚雄其言治皆纖悉於制度而主周禮荆公更官制南豐多為擬制誥以發之豈公與荆公抱負亦略相似特遇於世者不同耶抑聞古人有言有治人無治法三代之治忽各係其君之賢否法之詳未聞焉三代君臣之謀猷亦未嘗有一語及於法者詳於法必略於人秦法之密漢網之踈其效亦可覩矣周之所以為治者盡見於尚書周官之篇後千餘年至王莽

時倐有所謂周禮六典者出曰此周公之法也使果出於周亦不過周官一篇注疏耳然其煩苛若此果可見之施行否耶設果嘗行於周時異事殊亦可行於後世否耶我朝廷以仁立國一切掃除煩苛承平日久或者反以寛弛為厭荆公遂勇為新法嗚呼不忍言矣南豐比荆公則能多論及本朝政要又責誚荆公不能受人之言使南豐得政當有可觀者乎南豐之文多精覈而荆公之文多

澹靖荆公之文多佛語而南豐之文多闢佛此又二公之不同者而王震序曾南豐文乃特誇其為制誥大手筆真所謂知其一者耶

黃氏日抄卷六十三

黄氏日抄卷六十四

宋 黄震 撰

讀文集六

王荆公

古詩

詠陶縝畫菜其後歸之老圃而結云陶生養目渠養腹各以所能為物役愚謂荆公失言矣畫菜可言物役種菜豈可言物役耶

四皓詩采芝商山中一視漢與秦一視之語似欠斟酌

戲贈葉致遠詩極言奕棊之弊可為世訓

桃源行云兒童生長與世隔考究得是不為世俗誕語

酬王詹叔訪茶利害豈當權其子而為民父母愚謂此

二句語意精到惜其臨事之弗思

送裴如晦宰吳江當知耕牧地往往茭蒲青三江斷其

二浲水何由寧此四句說盡浙西水利之綱領

孔子詩孔子豈是文人詩料且自古未有如孔子之語

此本發於孔門高弟而孟子申述之者也荆公乃謂其蟣蝨何足知天高雖欲尊先聖豈所以待先師毋乃自道耶

揚雄二首其一以孟子勸伐燕伊尹干説毫為雄美新之比何哉其黨奸至辱聖賢耶其一謂聖賢樹立自有師此荆公師心自用發見之語也

漢文帝輕刑以全人之形體短喪恐妨人於身後荆公譏之已不知文帝之心矣惜露臺之費薄霸陵之葬

亦痛罵之何耶

秦皇天方獮中原恐非仁人之言也

東方朔何如夷與惠空復忤時人是以朔之直諫為非

耶

杜甫畫像詭得公當

農具詩襏襫云勿妬市門人綺紈被奴僮當㦧邊城戍

撰甲徂春冬就農人言之善用其心者也

答陳正叔天馬志萬里駕鹽不如閑雎非中道却是大

氣

收鹽詩與訪茶利害同皆能言不能行

律詩

題雩祠堂一日鳳鳥去千秋梁木摧溺愛不明如此孰謂知子莫若父耶

詳定試卷詩二首有云文章直使看無類勳業安能保不磨疑有高鴻在寥廓未應迴首顧張羅言科舉不足以得士也又云當時賜帛倡優等今日論才將相

中細甚客鄉因筆墨甲於爾雅注魚蟲言詞賦非所以取士也然皆不可

雪詩平治險穢非無德潤澤焦枯是有才説得意思佳但上一句正可言才下一句正可言德布置似顛倒耳

雨過詩誰似浮雲知進退纔成霖雨便歸山

寄育王詩入夜天寒最靜便士大夫或自號靜便若其取此果何等氣象耶

詠竹人憐直節生來瘦自許高材老更剛曾與蒿藜同

雨露終隨松栢到氷霜見其自少抱負不凡

嚴陵祠堂迹似磻溪應有待世無西伯可能留荆公此

言過矣古今隱士人品各自不同有抱天下之志而

隱者有無志於斯世而隱者有志念澹薄本無操守

而終變者抱天下之志如伊尹孔明是也本無操守

如盧藏用种放之流是也如嚴子陵特無志於世者

使其才足有為光武縱德薄於湯武獨不名正於湯

武乎孔明尚輔一隅之先主奈何子陵不輔中興之
光武耶士必待西伯而後出孔子歴聘之志荒矣

絶句

謝公墩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來
墩屬我不應墩姓尚隨公劇戲之巧如此

繰成白雪桑重綠割盡黄雲稲正青一聯甚工詩中重
見

殺風景三字見戲蔣頴叔詩云但怪傳呼殺風景豈知

禪客夜相投

讀漢書詩畢竟論心異恭顯不妨迷國畧相同此語為京房劉向發不曉荊公何見也

緇郎字見三十二卷詠淵師詩

揚子詩千秋止有一揚雄荊公每尊之以比孔子而畧孟子此其為荊公之見識也

商鞅詩自古驅民在信誠一言為重百金輕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荊公平生心事盡見此詩

矣然荆公雖博學而不明理誠之一字固未易言信

之為義必有其實徙木三丈而酬金百斤天下寧有

此理此正商鞅矯情以行詐耳顧謂之信誠可乎果

誠信民將不令而從謂誠信為驅民之具何耶

讀後漢書云可憐竇武陳蕃輩欲與天爭漢鼎歸如公

之言則曹瞞輩盜竊神器皆順天者耶

集句諸作雖似劇戲其巧其博皆不可及

賦銘等皆淡古

書疏

上仁宗皇帝言事書謂方今患在不知法度陛下雖欲更革而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須復古者教之養之取之任之之道而後得其人古之人欲有所為未嘗不先之以征誅文王先征誅而後得意於天下孔子所至使君臣捐所習雖排逐而終不變在上之聖人莫如文王在下之聖人莫如孔子欲有變革則其事如此愚讀之駭然蓋公之昏愎妄作盡見此書使

吾君仁宗而少售其言豈待熙豐而後天下騷動哉愚聞之有治人無治法而公首言不知法度何也何世不生材何材不足用於世而公首言人才不足何也文王不長夏以革孔子非甚不得已之事亦惟從衆魯人為長府則曰何必改作而公誣文王以征誅得志誣孔子雖排逐而不變何也昔賈誼嘗言治安於漢文之世矣事理精確議論偉然文帝尚不為之動況乎我仁祖重厚之德又過文帝而刜公陋弱之

論遠慚賈生薄而棄之正不待食釣餌而後知其詐也奈何公清苦之行該博之學納交韓吕徉退求進言不用而名益顯及神宗以鋭意斯世之心而卒聽之公遂得以鄙夷當世之人才效尤王莽之法度朝廷竟以征誅為威公亦卒為排逐而不變悉如前日所言悲夫

復辭

辭集賢校理者四辭同修起居注者前七後五以後不

擬上殿劄子與前上仁宗書一同獨於人才教養等說

差畧耳公平生所見想不出此

上五事劄子自言和戎青苗免役保甲市易之利

議入廟劄子盖以帝居諒隂臣僚言郊祀不當入廟也

公非其說以為陛下尚在諒隂之中非可以制禮之

時愚謂吉凶不相參郊廟之禮皆吉禮也臣僚言不

當入廟而不能并者郊禮已有遺恨公又併以入廟

為無傷豈以道事君學古入官之義哉且古禮久廢

不過舉行而曰非可以制禮何耶

論館職劄子謂當試問日親近之說已當審本朝百年無事劄子言我仁宗之為君得之歸之天助而勸其君以大有為則非矣

言郊无二主及祭地无燎燔之禮皆是

進字說劄子改三經義誤字劄子皆無義理公自沉溺罔覺耳

捨宅為寺捨田為供村夫野姥之事亦動煩聖聽公之

不學無識如此

乞解機務等劄子往往皆狠愎不悛之言

內制

簡淡有古意惟勅牓交趾一篇考其時熙寧八年交趾入寇以公新法擾民為說則公已不當內制之職矣勅牓乃其所自為蓋公侵官以行私且其時彗星示變而勅牓有云天示助順已兆布新之祥果天意否耶

外制召試三道其二以散文為之以此知祖宗盛時制

誥尚存古意自宏詞之名立而朝廷訓誥之文遂同

場屋聲病之習矣

表

百寮賀復熙河此率其徒以欺上者也

進洪範表謂陛下足以黜天下之嵬瑣而紀綱憲令尚

或紛如當考箕子所述以獨發深省此誤上之言也

除平章等謝表動斥人以姦回以讒誣此狠愎之言

也而乞退之表曰任怨特多於前輩曰智或不足以勝姦而人人與之為敵此執迷終身之言也

議論

郊宗議辯其不同之義甚悉

答聖問賡歌事釋尚書慎乃憲一句稱為法以示人此正與經意相反盖公紛更一念之私所在而見也

看詳雜議凡十四條惟議不當廢發運及都水監為正當餘皆特變他人之説議廢宫觀使副都監此神宗

偉舉也惜公不能贊決之世豈有國家大臣而爲左道異端看管祠廟之理亦豈有未嘗識其祠廟而繫空銜以素餐及一祠廟而數人重疊繫銜之理世俗習慣恬不爲怪公好紛更而此獨不能贊決何耶祿以酬勞者也不釐務於義何取而公乃曰等之無功罪釐務則計日得遷不釐務則不得計日而遷爲不均此尤謬論也

漢以丞相史刺察州郡謂之刺史及本朝許元爲轉運

使諸路有米貴則全輸錢以當年額而為之就米賤路分糴之年額易辦而所收錢米常以有餘

詳定十二事議温公請舊官九品之外别分職任差遣為十二等王珪以為難行而荆公併非之

易泛論釋易中字義甚詳卦名解始於剛柔始交之屯輾轉次第用序卦之法而論其次頗有牽强處内云中孚者至誠之卦无妄則不妄而已此恐未安無字與不字自是兩義也

河圖洛書義謂圖以示天道河通天而龍尚變天道也書以示人道洛中地而龜尚占人道也義亦通但未常不相關而河通天之説恐難考

諫官論謂諫官之置爲非諫官士耳而責以三公之事主聽之而改則是上制命而君聽此公强狠自任不恤人言之心所發也狂夫之言聖人擇焉而可曰君聽命於士乎

伯夷論謂伯夷未嘗有叩馬諫伐之事而韓子之頌爲

大不然疑伯夷不過老死道路耳果如公言則孔子求仁得仁又何怨之説及餓死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之説果何為而發哉甚矣公之好異論疾正人而不顧經訓也

三聖人指伊尹夷惠言之謂各隨時制行以矯其弊至孔子時三聖人之弊各極於天下乃出於聖之時四人相為終始而集成非孔子一人之力使三人者當孔子時皆足為孔子何哉公之舛談也

周公論謂荀子所載周公禮士之事無之不過修養賢

教士之法愚謂荀卿所載固不免後世增飾之說然

養賢教士乃公治定後旋為之制方其驅馳艱難時

安得而不下禮於士荆公之論適足以啓後世富貴

者簡賢之心非有識之言也

子貢論闢史記所載說齊伐吳救魯之説理有文暢可

以成誦

揚孟論言性葢公尊揚故牽合其説

材論謂天下未嘗無才與前所上仁宗書正相反而此論為正

命解謂孔子不得行道孟子不得行禮此不過嫉世之言

對疑釋供奉官以下不得行親喪之意

洪範傳其字義多足取者

易象論解倣序卦言次第之義

周南詩次解亦倣序卦為之

禮論謂荀卿不知禮自是曉然之理

禮樂論以道家修養法釋先王立禮樂之意則公溺於異端之見也大人論亦涉異端致一論言安身崇德

九卦論言處困之道皆於理無背

九變而賞罰可言論蓋釋莊周之言所未曉也然其言曰莊周古之荒唐人也聖人者與之遇約之不聽殆將擯之海外不使疑中國此其言當書

夫子賢於堯舜論孟子此言不過以其集大成功施萬

世耳而公以制法為言蓋借以發一已之私見又以伊尹伯夷柳下惠孔子四人相因而備殊覺多事且謂道發乎伏羲而成乎堯舜昔揚雄以法為言則可耳道豈有待而成耶且又謂繼而大之於禹堯舜之道豈待禹而後大者耶

三不欺論古人之言自各有攸當於理未礙恐不必各指一事之偶不合者以難之也

王霸論明白可讀性情論雖闇於理未合而謂情本非

惡之說正勇惠論孟子之說已明不待言者也仁智

論按里仁一篇已明白

中述之說平行述謂孔子非求行道恐是矯世愚按孔

子嘗曰吾豈匏瓜也哉安能繫而弗食

夔說謂集禹稷等衆臣成功夔所以稱其樂之和美非

以為伐以美舜也

季子謂其葬子三號遂行既聘而反不盡哀為非禮孔

子稱之蓋稱其葬之合於禮爾

荀卿辯其仁智之説為失次

楊墨謂楊子為已近於儒墨子為人遠於道公蓋有疑於孔子為己為人之分也不知義理各有攸當孔子之為已是務實楊朱之為我是自私兩不相干此説只合以孟子之説為正

老子辯其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謂無之所以為用者以有轂輻也無之所以為天下用者以有禮樂刑政也如其廢轂輻於車廢禮樂刑政於天下

而坐求其無之為用也則亦近於愚矣愚按此論甚

工當寫出熟讀

莊周謂其矯枉過正

原性性說二篇闢韓文公

對難說命

禄隱一篇專為揚雄飾事莽之非然皆泛辭無說可解

太古謂太古之不可行

原教謂善教者正已而不强民

原過謂改過則復得其性

進說謂楊叔明以父任得京官不必自枉為進士然謂

進士者皆枉已則恐太過

取材欲策進士以經學愚謂人才皆可用顧人主用之

如何必欲求多於藝文間抑末耳

興賢一篇亦可讀謂商之興有仲虺伊尹其衰也亦有

三人周之興同心者十人其衰也亦有祭公謀父内

史過兩漢之興也有蕭曹寇鄧之徒其衰也亦有王

嘉傳喜陳蕃李固之衆亦有之説極精神

委任云不疑於物物亦誠焉此名言也然愚謂行之以

明然後無弊若公於吕惠卿輩何嘗疑之彼果以誠

報公耶

知人一篇明潔可讀謂貪人廉淫人潔佞人直

風俗言京師奢侈之弊

閔習言父母死則燔而捐之水中

復讎解謂復讎之義為亂世之子弟言之

推命對言貴賤天之所為但當力於仁義文極工當寫讀

使醫以喻專任愚謂有專任而治者有專任而亂者言不可若是其幾也

汴說詆富貴人寵術士者文甚工可讀

議茶法謂鞭朴流徒之罪未嘗少弛而私販私市者亦未嘗絶於道路昔弘羊榷酤霍光罷其法蓋義之勝利久矣嗚呼方公為此議是非曉然何他日之弗思

耶

乞制置三司條例謂省勞費去重歛寛民力然則公之行此自以為可利天下也

相鶴經謂作於浮丘伯而淮南公得之嵩山恐未必然

策問十一道皆簡易

許氏世譜許規嘗羈旅宣歙間旁舍有呻吟且死指橐中有黄金十斤屬以骸骨者規負其骨千里并黄金致死者家規葢國初人生三子遜逖迥遜起家云

傷仲永金谿農家子方仲永五歲能詩父日携之環丐於邑人不使讀書十二三歲而詩不及前年二十而泯然衆人矣教之不可已如此

書

答韓求仁書前一段説詩後説論語皆有可觀

答龔深父書謂揚雄之仕合於孔子無不可之義吾斯之未能信也公山弗擾以費叛召子欲往欲往非真往也向使其真往必有救正之矣豈至如揚雄從叛

又復而歌頌之耶

答韶州張殿丞書文字宛轉可觀

答司馬公書執迷之説也答曾公立書狠愎尤甚答吕吉甫王子醇書又相從於惡者也

與陳和叔内翰書謂其以券致饋喻令來取為非交際之道而不受陳誼甚正可以廉頑

答曾子固書謂小説無所不讀然後能知大體嗚呼此公之所以不能知大體歟又謂方今亂俗不在於佛

嗚呼此公之所以自誤而亂俗者歟

上相府執政等書皆公初年以私計擇官其上相府有云牛羊之踐不忍不仁於草木按行葦詩乃牧人禁止牛羊之辭故曰牛羊勿踐履或詩人感興之言未必出於牧人也况可謂出於牛羊耶

與劉原父書昔梁王墮馬賈生悲哀泪魚傷人曾子涕泣今勞人費財於前而利不遂於後此某所以媿恨無窮也按公此言其良心之一復歟

答吳孝宗書孝宗謂詩禮不可以相解公謂惟詩禮足以相解愚按詩言人情未必真有其事禮則制度確然皆有其實鄭康成以禮解詩或多拘泥動以託興之言求之制度至其解禮則的當精潔後世雖有解者不過衍之耳吳孝宗之言恐不為無見也

答錢公輔書公輔以先人屬公為銘欲有所增損而公斥之至謂其甲科通判市井小人皆可得之何足道蓋公之執拗暴厲多類此

與王逢原書謂窮而憂世近於救鄉鄰之鬬

上杜學士言開河書此公宰鄞時勤民之事也當録出

與李參書云闔門與其子市雖盡得子之財猶不富也

其後公雖不能行亦可謂善喻然公本心常以摧民之利為非所行新法皆求所以利民而不知適以擾之故公終其身不悟

答段縫書為曾子固辨謗

上運使孫司諫書諫其令吏民出錢募人捕盜謂海旁

之人雖日殺人而禁之勢不止也今重誘之使相捕告則州縣之獄必蕃而民之陷刑者將衆此仁人之言也公時為令而敢以此諫切其部使者仁者之勇也

上人書云文者務為有補於世而已又與祖擇之書謂二帝三王引而被之天下之民孔子孟子書之策皆聖人之所謂文也愚謂論文至此不其儀矣乎

答王該書云不幸而無以養故自麋於此此公作邑時

言也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他日公亦云居非其好任非其事又云茍居竊食動輙媿心

答蔣頴叔書説佛家無性之義然不可曉

啓

賀韓魏公啓言衆人之所未嘗任大臣之所不敢此確論也公之啓皆平易如散文但逐句字數相對以便讀耳自宏詞之科既設啓表遂為程文各以格名無復氣象

記

君子齋記大畧云天子諸侯謂之君卿大夫謂之子古之為此名也所以命天下之有德故天下之有德通謂之君子有其位無其德謂之君子稱其位也有其德無其位謂之君子稱其德也位在外也遇而有之則人以其名予之而以貌事之德在我也求而有之則人以其實予之而心服之終篇反覆歸重於德可録出讀誦

桂州新城記謂城郭非先王所恃以爲存又不當以爲

後而歸重於得人理正文婉

繁昌縣學記謂奠先聖先師於學而無廟古也聖人與

天地同其德天地之大萬物無可稱德故其祀質而

已無文也皆說得正大

芝閣記實貶題而寄興以及其大者意味無窮猶爲諸

記中第一

鄞縣經遊記爲浚渠作也當考

慈溪縣學記起頭謂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政教故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此兩句關涉大

揚州龍興講院記結句云嗚呼失之此而彼得焉其有以也夫此文法之妙世所共稱道者也然邪說誣民故浮屠之寺廟被四海此何足以稱其賢而反借之以貶吾儒哉

石門亭記文之變體也

撫州見山閣記謂富工豪賈往往能廣宫室吏亦當因

其餘力以自娛樂於理已短又貶召伯甘棠之事為非尤未安

九曜閣記揚州新園亭記撫州三清殿記皆隨事立文法精確老蒼

序

周禮詩書三經義序皆公自主其説字説序謂知此則於道德之意已十九何過耶

老杜詩後集序云嗚呼詩其難惟有甫哉

石仲卿字序謂成人則貴而字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

間字而不名者十二人而已不失其所以貴乃爾少

也

唐百家詩選序云廢日力於此良可悔也可謂高論已

嗚呼公才高千古無書不讀於詩特游戲且悔之如

此況庸衆人平生矻矻於詩者乎雖然惟其不如公

所以不知悔

送孫正之序以不以時勝道為説以孟子韓文公為證

此正論也

胡叔才序以無祿位為親榮而指示其在我之榮

祭文

祭范文正始贊其力行終惜其不盡試祭歐陽公謂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凄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闊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世之學者無問乎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凡皆二公實錄也

祭東向稱霜落之林豪鷹雋鶻萬鳥逃避直摩蒼天又稱如羈駿馬以駕柴車側身墮首與蹇同芻此言其才而不遇文皆精妙

行狀

曹瑋行狀載邊功詳可為後世法

墓誌銘

孔道輔銘誌以擊蛇為小事而附其後得體

曾致堯誌為其孫南豐作也末論遇合處宛轉可法

蘇安世誌載其辨歐九見誣於首

節推陳之元誌無實事以虛文反覆可觀

贈光禄趙師旦儂賊時死節士也

李餘慶作華亭海鹽二監為石堤自平望至吳江五十

里皆其倅秀州時也

仲訥權明州推官辯海賊數十

臨川吳子善為家有篤行發明處極可觀

比部陳君銘工

傳立遺戒以質田券還田主

郭維知南豐治豪猾觀政者

奉化王文亮導之後也嘗渡浙江有忘白金百斤者留

守三日以歸之

海陵簿許平誌亦以虛文發明

知興元王公為通判真定時能化誘其帥王嗣宗之暴

載其他事皆可法

劉牧均稅江西期年而後反曰是役也朝廷豈以為他

亦曰愛人而已今不深知其利害而苟簡以成之君
雖以吾為敏而人必有不勝其弊者
陳夫人生子余翼三歲而遊學四方不相聞在外十二
年以進士起家為吏始歸見夫人於鄉世豈有三歲
而遊學四方者耶恐傳本訛耳
文人不護細行世有是言矣亦孰知博學能文其
清修苦節有如荊公者乎然公之文有論理者必
欲兼仁與智而又通乎命有論治者必欲養士教

士取士然後以更天下之法度其文率腴脉而不彰迂弱而不振未見其有犂然當人心使人心開目明誦詠不忘者或者辨析義理之精微經綸治道之大要固有待於致知之真儒耶惟律詩出於自然追蹤老杜記誌極其精彩髣髴昌黎雖有作者莫之能及公其文人之護細行者乎嗚呼文亦何補於世乃因細行而致大用以其論理論治之差者而施之天下則所傷多矣

蜀人黄制參有大年且九十作書撫州求荊公集云人雖誤國文則傳世此確論也因附此然公論治講理之文與題詠記倡之文如出兩手又不當例觀也咸淳八年十月再書

黄氏日抄卷六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黄氏日抄卷六十五 六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康綸鈞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監生臣王時發

黄氏日抄卷六十七

讀文集九

黄浩辭文

宋　黄震　撰

賦

十詠對青府得於嘉州意即吾鄉間碧玉之類也茶賦謂寒中瘠氣莫甚於茶或濟之鹽勾賊破家於是有胡桃松實云云蓋今用茶果云

詩

濂溪詩序言周茂叔人品甚高胷中灑落如光風霽月

晦庵謂此語最善形容有道者氣象而乃謂濂以志

廉豈濂溪二子壽燾亦不詳家世之舊居以告耶

木之梆梆詩謂知人之微楊修之取禍不如隰子之止

伐木隰子又不如百里奚之去虞也　郎罷出三卷送少章

詩　西風壯士淚多為程顥滴　南窓讀書聲吾伊

四卷　海牛押簾　録續見卷六　銀茄

但觀百世後傳者非公侯　東坡移和靖配食水仙見

七卷詩註

暖足甁名脚婆　唐婆鏡葉底開花號蓋天花山谷

云此鬼臼也歲生一臼滿十二歲可為藥今方家所

用乃鬼燈檠草耳

書磨崖碑後撫軍監國太子事何乃趣取大物為　桃

李春風一盃酒江湖夜雨十年燈見九卷寄黃幾復

詩　嘲小德詩學語囀春烏塗窻行蔓鴉　蓮蓬

竹夫人改名青奴　匹似無田過一生見十卷今俗云譬似喪家狗喪本平聲山谷詩云顧我今成喪家狗期君早作濟川舟乃作去聲用　猫兒頭笋見二卷　在官而可行其私惟學而已十三卷壁陰齋銘　行菴王良翰剪棕作　川藞磋見十四卷演禪師贊　人得交游是風月天開圖畫即江山

序

胡宗元詩集序王定國文集序小山集序皆山谷文之暢

達變化可壓卷者也若成誦可長一格卷十六

伯夷叔齊廟記謂諫武王不用去而餓死則予疑之陽夏謝景平曰二子之事凡孔子之所不言可無信也其初蓋出莊周空無事實其後司馬遷作史記列傳韓愈作頌事傳三人而空言成實

楊惠之以塑工妙天下為八萬四千手眼觀音不可措手故作千手眼今之作者皆祖惠之

山谷請東坡作文法云但熟讀檀弓

雜著以莊周內篇論為第一謂由莊周以來未見賞音者晚得何秀郭象陷莊周為齊物之書以論語斷論為第二謂義理之會也不能心通性達終無所得以孟子斷篇為第三謂子雲知孟子

解疑篇論御奴婢云退自省不肖之狀在予躬者甚多

墓誌

狄遵禮知鄞縣縣無訟築亭觀延閩人章望之講學士子頗歸之

吳革為吉州先是蹇周輔增鹽課二百萬民已失生理
而魏綸上諸縣增課九十五萬公至則請今後所增
鹽勿以為課
韓復知五臺山寺務司五臺供施傾天下惡少年多竄
僧籍中橐橐為奸君擿其魁宿置于法
劉禹為德榮縣鹽井淡而征不除君為特蠲四十萬
四會縣民岑探為妖經畧使遣將童政捕斬而政部曲
多不法黄幾復言於經畧謂一童政之禍百岑探不

足云

山谷貶黔州時李元叔仲良兄弟相繼周之山谷作銘誌簡明有法多佳者晁補之父與劉道原者宛轉尤佳

題跋

題自書卷後予所僦舍雖上雨傍風家本農耕使不從進士則田中之廬舍如是又可不堪其憂耶

貧士不能相活富子不足與語

牧護歌是巴中賽神曲又見別集

巴蜀自古多奇士獨不聞善書者

菴非屋字不當從广三國焦光傳云居蝸牛廬中意是今菴後漢皇甫規持節監關中兵親入菴廬巡視即用此菴字為有據依

列子書有深禪妙句蓋普通中事不自葱嶺傳來信矣

荆公勸俞清老脱逢掖著僧伽黎然生軀脱殼亦難堪忍後數年見之儒冠自若也山谷又嘗䟦贈清老謂

其忿慍欲祝髪曰免與俗子浮沉予曰去而與祝髪者游其中雖有道人亦如沉江九肋黿爾與俗子為伍方自此始

男女昏嫁渠儂墮地自有衣食分詩所謂誕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其不應凍餓溝壑者天不能殺也今感眉終日者正為百草憂春雨耳意天字當作人

一榦一華而香有餘者蘭一榦五七華而香不足者蕙

爾雅山有穴為岫謝玄暉詩窻中列遠岫徐季海云孤

岫巃形在皆誤用字

荆公稱竹樓記勝醉翁亭記山谷主之歐公賞和靖踈影橫斜之句山谷謂不如雪後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

司馬談之子遷劉向之子歆班彪之子固王銈之子隱姚察之子簡李藥師之子延壽劉知幾之子餗皆繼世汗簡

狂僧誓酒文見二十七卷

二十八二十九兩卷皆評書法謂二王父子之後惟張長史顔魯公有韻本朝則東坡又論遺教經譯於姚秦弘始四年在王右軍沒後數年至貞觀中行遺教經

縣印却不祥云昔有道人禁人競渡不行舟人有嘻笑者道人云此有道術夜當報我乃謁縣令置牀卧而借縣印閣其上中夜有聲硜然至印而止吾鄉明州州印缺角闕昔有太守李夷庚精道術嘗坐三江亭

望舶舟將至戲以荔子殼置酒盃而撥之舟亦與之俱旋俄而舟不旋夷庚驚曰此有報我者矣亟疊卓坐其下而閣州印其上俄有飛鮲來鈌印一角夷庚起而怒曰我戲爾乃遽耶作法沉荔子殼舟亦沉以今縣印事觀之則有之矣

或問不俗之狀曰難言也視其平居無以異於俗人臨大節而不可奪此不俗人也

山谷欲取所作詩文為内篇其不合周孔者為外篇十二

六卷末

外集

墨竹賦陽虎有若之似夫子市人識之顏回之具體門人不知

贈李彥深丄丁分膳一飯飽藏神夢許羊蹴蔬

丄冢詩云松楸十年拱和云芝菌生晝拱拱與拱各字

送曹子方詩子魚通印蠔破山愚聞子魚出興化通應港有通應侯廟故名此魚以小為貴無通印者東坡

亦曾誤蓋傳聞以通應為通印

泊舟白沙江口詩呼禹濟黃川呼禹字記出柳詩

題山谷大石畏畏隹隹石谷水畏音委隹音背

催公靜碾茶雪裹過門多惡客自注云不飲者為惡用之歟觀之為義本自僧人來耳

與王子飛書謂作牋古無此禮近世李宗諤始以公狀施於私敬如王元之楊大年皆不用故在高位而不可望以相知者未嘗與書其可望以相知者不修世

俗之禮

溪坊酒肆即是道場見成都府請六祖禪師文

雨晴過石塘詩晴岫插天如畫屏余按山谷謂岫爲山之穴古作山用者非而今云晴岫插天幾自背其說矣

揶揄作由音押

對雨寄趙正夫故人疊疊去宰木上女蘿愚按注内翰作曾紆墓誌云宰上之木拱矣宰字代冢字用也

寄扶溝程太丞之扶亭大夫伯淳父平生執鞭所欣慕
會稽竹萌詩碩人俁俁舞公庭余友昔或謂余詩不用
經句然則亦無此拘也　至蹀躞和侍講詩　雨甲煙苗
萊杞　薩跋蘐雪中詩
次韻子髙緑葉青陰啼鳥下游絲飛絮落花餘見晩春
意思
豫章先生傳　先生其先金華人六世祖瞻以策干江
南用為著作佐郎知分寧縣瞻生玘玘生元吉始小

築水上元吉生中理中理生湜湜生庶嘗攝康州實生先生幼孤從舅李公擇學登治平四年第調汝州葉縣尉除大名府國子監教授留守文潞公留之再任先是眉山蘇公見先生詩於孫莘老家因以詩往來蘇公以詩抵罪先生亦罰金直差知太和縣移監德平鎮過泗洲僧伽塔作發願文戒酒色肉但朝粥午飯如浮屠法時元豐七年三月也召入館纂修神宗實録丁母憂除同修國史辭疾為請郡奉祠紹聖

初謂實録多誣責涪州别駕黔州安置外凡作本路常平官避嫌移戎州徽宗登極叙復又名為吏部員外郎不得拜知太平州九日而罷以嘗作荆州承天院塔記運判陳舉採摘其語以為謗國除名編録宜州卒焉年六十一先生風韻灑落胷中恢踈事母孝有曾閔之行遇郊當任子舍其子而官其兄之子嘗游灊皖樂山谷等石牛洞之林泉因自號山谷道人王炎集其文李彤再為外集諸孫𦶇近為别集

别集

毁壁序叙山谷之女兄事姨母之子洪民師年二十五而卒姑惡之不以葬焚而投諸江山谷築亭廬山而妥之

通神論序論六經之㫖深矣近世劉敞王安石之書讀之亦思過半矣

馬文叔字序元名景純名字加景蓋自漢魏以來失之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景行猶高山也而曰景仰之者

余不知其說也

黄夔字説酒善溺人故六夔皆以毋為足

有而不規者疎之也無而置戒者親之也

轉輪藏始於雙林大士

注老子道可道一章先注常字云神鬼神帝先天先地自古以固存所謂常也其注無名云常無欲而生太空太空忽生天地天地以我為始故强名之曰無名

愚按老子所言雖非義理之正就其本文意儘明白

今山谷之注如此則不曉其何説矣

杜詩箋請急請假也晉令如此

咳苦葟反　籠竹之籠音永蜀名大竹為蕄籠　竹葉出張華輕薄篇云蒼梧竹葉青宜城九醞酒

峽中養鴉雛蔕銅錫環獻神名烏鬼

荅王周彦書有云孔孟之學不及於周公殆不曉其何義

戒讀書士大夫家不可令讀書種子絶

論作詩文云安樂溫飽君子所畏又自謂作詩在東坡下文潛少游上雜文與無咎等耳

論俗呼字蘿苴泥不熟也　橙橘屬也根兩旁長木也今人書凳為橙非是橙音澂疑今之金橘是也　集㝠音烈挈務出獨見以垂迁人為賢者也　傀儡或作魁礨象古魁壘之士　袈裟梵語本云迦羅沙曳此云不正色譯書畧梵語也　銃充仲切䨻蒲迸切使令人不便利也　論周禮酏食以酒為餅若今發膠餅蓋

餅也　旁曰帷上曰幕合曰幄上承塵曰帟

下手書蓋不能書者盡指節

龍眼惟閩與南越有之左思蜀都賦云旁植龍目亦不自知其失也

青陽氏本洛陽唐末有虞部者官於蜀留居井研煑鹽為富人凡巴蜀之青陽皆以井研為宗山谷誌其墓者名希古

眉山史氏自李順王均之亂悉散其倉廩而自匿不汙

其亂有名褒與襄者始皆登第

岣嶁讀如苟㜢山顛也

牧護歌巴峽祭神刳曲木如瓠擊而歌舞葢木瓠字誤為牧護

或謂范子政父祖皆名士故宜賢山谷曰文王割烹武王飩鴞叔且舉而薦之管蔡不食誰能強之

陳端夫田武成學入仕其意常欲一自洗於俎豆之間

題畫菜不可使士大夫不知此味不可使天下之民有

此色

烈風偃草木客于當藏舟入浦溆中強人力牽挽欲何之耶

元符三年十二月甲辰夕雪寒呼酒崇寧四年二月庚戌夜沉醉作草皆在元豐發願不飲酒之後不曉山谷之發願果何如豈輕諾者耶誰實強之而輕諾也

跋章草千字文章草言可以通章奏耳千字乃周興嗣取右軍帖中所有字作韻語章帝時未有也世乃以

為漢章帝書謬矣

繆篆音綢繆之繆漢以來符璽書也

史紹封乞書為它日相見之資山谷曰今日魯直即他

日魯直又安用書為質耶

晉城劉仲叟多聞強識唐書天文地理律歷五行志皆

所更定諸公仰成而已

山谷作靜照禪師真贊遠山作眉紅杏腮嫁與春風

不用媒阿婆三五少年日也解東塗西抹來

書簡

極熱物能驅逐藥力隨大府出則十不得四五方

陰陽家謂克已者為官既已從仕則受制於官不得悉

如意也

刲春鉏之股以啗於菟豈能久堪耶

數十年先生君子但用文章提奬後生故華而不實

世間鄙事有甚了期一切放下專意修學

涉獵百篇不如深考一卷

文章無他但要直道而語不犄俗

鐙盞古有短柄沈約四聲云鐙盞柄曲

二難前輩用擬魏太子詩序云楚襄時有宋玉唐景梁孝王時有鄒枚某疑滕主閣會集主人有兄弟俱是顯人耳

人生須輟生事之半養一佳士教子弟又當尊敬之久而不勸乃可以盡君子之心而其功專

涪翁孝友忠信篤行君子人也世但見其嗜佛老

工嘲詠善品藻書畫遂以蘇門學士例目之今愚熟考其書其論著雖先莊子而後語孟至晚年自列其文則欲以合於周孔者為内集不合於周孔者為外集其説經雖尊荆公而遺程子至他日議論人物則謂周茂叔人品最高謂程伯淳為平生所欣慕方蘇門與程子學術不同其徒互相攻詆獨涪翁超然其間無一語黨同方荆公欲挽俞清老削髪半山涪翁亦屢諫不容且識列子為有禪

語而謂普通中事本不從葱嶺來此其天資高明
不緇不磷豈蘇門一時諸人可望哉況公雖以流
落無聊平生好交僧入游戲翰墨要不過消遣世
慮之為而究其說能垂芳百世者實以天性之忠
孝吾儒之論說至若禅家句眼不可究詰其是非
者等於戲劇於公豈徒無益而已哉讀涪翁之書
而不于其本心之正大不可泯没者求之豈惟不
足知涪翁亦恐自誤

前輩多以其所居自名東坡涪翁則皆以其謫居之地名稱涪翁亦足配東坡若山谷乃灊皖間寺名翁傾其林泉而樂之故亦嘗稱山谷然山谷本唐世蠻獠黄氏洞名翁黄民也誼不當襲用但宜稱涪翁云

黄氏日抄卷六十五

黄氏日抄卷六十六　　宋　黄震　撰

讀文集八

汪浮溪文

詩

石舟歎以宣和五年常州苦旱乃竭支港之水通載石之舟而作也桃源行似亦因當時求仙而作清谿行作紀方臘之變

竹枯蕈見十月食筍詩注　班春古岩寺班春謂勸農也二卷

有客來相問詩謂五代時賀水部所作三卷

賦翁養源瑞松詩云絶勝分封五大夫愚按五大夫者秦爵名非五人也用分封字未安　紙絞紙撚也見五卷

外制

錢汝士換武制謂雖唐近世二選亦迭為之十卷

李綱落職制用驩兜少正卯為比得無已甚乎大抵詆賢之言多援此

洪皓鑄二官以出使未還而辭難合考

顔岐贈三代制初謂孔氏少衰而顔興既非所宜言矣繼用陳太丘事而謂顔庶幾焉得無少貶顔氏耶

建炎紹興艱難之詔見十四卷令人痛心猶賴代王言者有若而人也

韓世忠以妻梁氏私求恩澤而自劾降詔奬論

奏議

繳孟忠厚文資援漢章帝欲封外家而馬后不從

奏論諸將無功謂獨張俊明州僅能少抗不增兵益戍反旋軍空城以逃之未幾果殘明州無噍類是殺明州一城生靈而陛下再有館頭之行者張俊實使之也杜充守建康韓世忠守京口劉光世守九江而以王瓌隷杜充其措置非不善也而世忠八九月間已掃鎮江所儲之貲盡裝海舶焚其城郭為遁計洎杜充力戰于前世忠王瓌卒不為用劉光世亦不出一兵方與韓相朝夕飲宴則朝廷失建康虜犯兩浙乘

與震驚者韓世忠王瓔使之也失豫章太母播遷六宫流離者劉光世使之也而張俊方且以萬人殺獲數十人之功冒朝廷不貲之賞自明引軍至溫道路鷄犬為之一空韓世忠逗遛秀州放軍四掠至執縛縣宰以取軍糧王瓔自信八閩所過州縣邀索動以千計此事人皆知之而不敢言者以天步艱難正藉此曹為重而不敢言耳今日諸將在古法皆當誅然不可盡誅也惟王瓔本隸杜充充敗于前而瓔不救

當先斬瓔其他以次貶降使以功贖過如張俊之軍獨可賞其有功將士耳所以移軍輒遁者俊也罪亦安逃

乞修日歷狀云漢法太史公位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唐及本朝宰相皆兼史官其重如此

撫州乞罷造戰船狀云威命臨之上下便文遞相逃責至縣而極矣推移不行則浚民脂膏以應期會且以

臣所領一州言之歲得酒稅錢不過六萬緡而月椿大軍起綱水脚官吏軍兵請給衣賜打箭頭鐵葉等錢歲當用六十餘萬緡以為不取之於民是欺陛下耳

行在越州條具時政書大要謂必陛下能使諸將諸將能使士卒其言懇切又欲精擇偏裨十餘人人付兵數千直隸御前而不隸諸將以漸銷諸將之權

進書劉子設四類求之一年表二官閥三政迹四凡例

論僑寓州郡劉子東晉治金陵於江南北僑立州郡納流亡之人故江都謂之南兖州則兖州之人所歸也京口謂之南徐州則徐州之人所歸也以至南豫州南司州亦然臣愚以為莫若因此時用六朝僑寓法分淛西諸縣悉以兩河州郡名之多印榜文先行散布候其入冦徐以旗幟招之彼既知所居各有定處與鄉居無異亦何為而不歸我哉

論淮南屯田劉子虜師既退國家非暫都金陵不可而

都金陵非盡得淮南不可欲保淮南勢須屯田

表

行在百官謝許乘轎云方披棘以立朝適雨霜之在候慮乘欵段或至顛隮乃曲軫於睿慈俾獲安於徐步

愚按此亦南渡後百官乘轎之事原也

皇子賀北郊禮成六表蓋北郊之禮惟徽廟嘗行之

啟

到徽州鄉郡謝啟城郭重來疑千載去家之鶴交游半

在或一時同隊之魚此瀟灑出塵之語也

荅道士梁舟林得請歸里丁令重來嘆遼海千年之别

知章得請分鑑湖一曲之秋

記

洪州石頭驛記天下事壞於以為不足為故陳以道弗

不治單襄公知其必亡晉以隷人之垣贏諸侯而子

産知其不能道路次舍亦豈政之細者耶

洪州右獄盡心堂記今吾與子一杯相屬於此亦思有

向隅悲泣滿堂為之不樂者乎亦思有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者乎亦思有禁切寒不得衣饑不得食者乎輕用民死幾何其不挽弓自射也

虔州神惠廟記以神之受職為言得體

鎮江府月觀記劉岑季高之所更新也謂形勢之雄足控制南北豈直騷人覊客區區登覽之勝東曰海門鴟夷子皮之所從逝也西曰瓜步魏佛貍之所嘗至也其北廣陵則謝太傅之所築埭而居而江之中流

則祖豫州之所擊楫而逝也今攬而納諸數楹之地使千載之事了然在吾目中則季高之志可知矣

嚴州高風堂記始謂帝王功成志得必有輕天下之心於是岩穴間有不得而用者出而百年之風俗係焉漢之二祖皆以布衣取天下高祖時有四皓莫能致逮光武立嚴子陵亦不為帝留是五人者出處相類然四皓晚從太子之招而風節減於功名子陵終高卧故東漢之士尚風節而以功名為不足道鋪叙既

足又接以四皓學伊尹子陵學伯夷然後獨歸之本題之子陵而収焉其文字布置極佳可為作文者之法但以四皓比伊尹子陵比伯夷皆不同耳

廣德軍范文正公祠堂記以浩然之氣為主謂公立朝如史魚汲直憂國如賈誼劉向守邊如馬伏波羊叔子雖庸人孺子知之獨筮仕之初有卓然大過人者史失其傳不得不紀乃叙其事而終以柳宗元上段太尉遺事抑揚而収之

鎮江府大成殿記謂道宫佛刹之立其徒志堅而材足有立既非事情矣又謂吾夫子息爭已亂之道有功於世何其卑邪大抵道佛之盛由世俗信邪為禍福傾動所致而其徒又無家可歸相與丐乞經營為終身屯聚衣食之地故成之易夫子之道乃民生日用常安習而與之相忘既無異端之張皇誘脅其學宫乃朝廷所設以教育人士必待上之人甚崇重然後為士者肯於違父母辭室家以從之游屋之成否蓋

在朝廷非士之事也故成之難是豈為士者之才志皆不異端若哉夫子如天覆地載民無能名而又止以息爭已亂為功此何等議論甚矣文墨之士於儒道未嘗知味而語言妄發之可羞也

鄭固道寓室記自淵明寓形宇内一語宛轉發意文勢極可法

永州玩鷗亭記此浮溪貶所作也如曰使吾心有以勝物則李廣之石可使為虎使吾為物所勝則樂令之

弓亦能為蛇苟吾心如木石而無所示則鷗莫得而闚矣何為而不可玩哉語意極工

養浩齋記貧富貴賤死生禍福皆足以入吾胷中為浩然之冦

何山書堂記謂楷以其居為寺者非也

殖齋記以苗喻德文極委蛇愚按此說本劉向說苑

翠微堂記凡煙霏空翠之過乎目泉聲鳥哢之屬乎耳風雲霧雨從横合散於冲融杳靄之間而有感於吾

心者皆取之以為詩酒之用古人有貴於山水之樂者如此豈與夫槁項黄馘欺世眩俗者同年而語哉

種德堂記謂君子非屑屑然置盛衰興廢於胷中知修身以待其定而已未援王祥王覽隱居三十餘年以孝悌著聞及晉而子孫蕃大更六朝隋唐至譜牒不能傳文意高爽可觀近世水心亦作種德菴記取而並觀則知浮溪之過人遠矣

靖州營造記叔孫昭子所館雖一日必葺其牆屋辥惠

為彭城令橋梁郵亭不修凡宣知其不能

序

蘇魏公文集序文雖同乎人而其所以為文有非人之所得而同者

吳園先生張公春秋指南序孟子去孔子百餘年於書武成詩雲漢皆疑至春秋則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未嘗斥言置疑其間其懼非懼聖人之書也懼天下是非之公也自三傳興而聖人之經始不勝

其煩好異者寘思力探無所不至乃至于以父學為非弟子以師說為愚況其他哉愚按此說為有理至其序洪興祖春秋本旨直謂仲尼復生不能易而末乃歸之興祖可草辟廱封禪之儀則文人之妄意談經其舛甚矣

雜著

與吳知録書所重在文而排王氏之經伊川之學

郭永傳永大名人建炎初車駕幸維揚宗澤守京師永

為河北東路提點刑獄澤檄永為大名帥杜充相掎角永得檄大喜即朝夕謀戰守且因結東平權邦彥為援不數日聲震河朔已沒州縣皆叛寇應官軍宗澤死杜充移守京師而以張益謙代會范瓊亦脅邦彥南去劉豫舉濟南入寇大名孤處其間力屈城陷寇欲啗降之永怒罵不絕寇令斷所舉手并其家害之時死節若劉韐李若永何子韶霍安國張克戩楊邦乂皆章章尤著然詈賊不屈無如永

王氏賛　王氏屬時艱難葢金陵正覧寺十八年而啟之棺衾皆腐敗獨夫人面如生自肩有蔓覆之遂以為奉佛之報而為之賛愚謂棺衾之易腐者艱難時葢殯器物不堅也面目如生者死而不化世俗往往有之皆不祥之事也蔓延其上棺壊而蔓及之可哀之甚也何賛為

跋上舎題名　我神宗始以經術造士欲遂頒三舎天下未暇也至𡽹宗益新月書季考之法崇寧三年首命

上舍生賜第者十六人愚按學校講明義理於鄉舉里選仕進之路無關也變學法以啗士子捨義理而爭利禄壊前此千萬年之學校禍後此千萬年之士習蔡京平生之罪此為第一而世乃習以為當然悲哉

陳文惠公遺事公相仁祖忽夜分有御封至私第公不啟封來日奏曰今中宫虚位張貴妃有寵恐奸人傳會請正母儀若誠此事臣不敢啟封仁祖首肯曰姑

置之茲舉蓋開悟轉移於談笑之頃一言興邦矣

墓誌

汪伯彥丞相誌謂伯彥和相州頃高宗以康王使窩离不軍至磁而伯彥亟以帛書請王還相躬服櫜鞬以兵二千逆王河上王開大元帥府以伯彥為副欲引兵渡河謀所向伯彥獨決策出北門濟子城於是由大名歷鄆濟二州達于宋覆勸進即位南京未幾伯彥有疾乘輿南渡咎不由之愚按黃汪誤國三尺孺

子能言之而浮溪反許以中興功臣此雖阿其所好之言然自昔大臣得罪萬世者當時何嘗無可書之事大節一虧衆美俱失不可不戒也自昔名人才士一失足於富貴之門唯見其是而不悟其非卒與之俱辱而不自知亦不可不戒也

汪澥開府　澥預王安石釋經之議又首傳其説愚按浮溪愛澥者而首譽及此殆不辨是非矣

滕康樞密誌建炎三年宰相呂頤浩建幸武昌為趨陜

之計既還建康又建欲盡棄中原焚室廬徙居民於東南公力持不可李成力求淮南吕頤浩欲從之公命趣知徐州公扈太后奉神主至洪州劉光世不能守金人渡江退保處州御史張延壽論之謫永州甍

蔣猷閣學誌

猷宜興人政和宣和間直言人也謂今羣臣無它能唯以善候伺人主承望大臣為向背者謂之才又言内侍省不隷六祭又言三省吏官至四品又言近倖建塔寺論趙良嗣獻平燕書為狂妄論

范之才謂滁水有昂可出爲狂妄論徐惕等進奉後
苑建炎三年避寇明州卒於昌國縣蓬萊鄉葬鄞縣學
旁
傅揖待制誌揖定北郊之議方建中靖國秋見時事更
張曰禍其始此乎首引去
貫竇閣學誌張邦昌僞赦至揚州公適在焉師臣國視
莫敢發公遽取書焚之北向長號
待制張擴誌公字彦實嘗爲中書舍人吳璘入覲乞用

團練承宣使恩為其子換文資公持不可劉光世疾
革援例乞免其家差役科敷又持不可
曾衢州紆誌布第四子也為兩浙轉運矯制招盜孫誠
等隆祐皇后葬公為修舉議者欲稱園陵公曰此特
殯宮耳朝廷用其言
黴猷陳宂誌金陵失守陳興宗以金一篋委君已而興
宗陷遏君展轉賊間寧舍已橐而保興宗之金訪其
子歸之

中大夫陳彦恭誌蔡京之黨王相欲增鼓鑄君曰山澤之利不可竭祖宗之額不可踰

徐師仁當前嶽宗修道史時充潤文官凡四人董㗟淵尤長釋氏書為章句流布四方愚每謂異端之書皆中國士人譔成此亦其一證也

龍圖張根狀公二十一登第四親在堂以大父母年高致其仕則恩及之遂以通直郎致仕年三十一是年大父母恩及其祖妣以妻封及其母未幾復以已得

之服為祖榮及卧山林久而朝廷落致仕起之晚復以予之官官其叔父皆非故事特旨從之其既起也提舉常平田疇之墾桑柘之植溝防之修者以千萬計嘗極論和買之弊以為本路歲租百四十萬斛給中都百三十萬而官庋五十萬使歲入如數猶缺四十萬舊以鹽利三十萬緡和糴故雖凶歲不乏自更法以來州縣重取民耗米以給民既不堪其苛而和買四十萬緡復以無所從出之錢給之又言祖宗立

國東南上供額六百萬斛賜發運司本錢數百萬緡使歲廣糴以備非常隨補徐取此萬世良法也自希恩者以為羨餘獻之故朝廷不足則下諸路補發勢必斂於民為無窮之害臣以為補發不當復催盡以鹽額還漕司糴本錢還發運司為便遷轉運使會歲饑疫朝廷責補發不已又促輸納紬絹之期追逺年無名之鬻官田者大虧上供之數公歴陳利害奏罷之且乞以封樁鹽盡給和買還之民徙兩浙又言東

南諸路闕乏之由除贍學宗室添置官兵及非泛拋買外茶鹽錢盡入榷貨務耳若止分其半以予漕司諸路當亦少寬又乞罷土木及人臣則節賜田産房廊賜金帛賜帯疏奏大臣權倖皆怨又因親書奏花綱事字誤遂坐以不恭之罪謫柳州卒張壽其子李綱其婿愚按浮溪所撰諸賢誌狀行事之可法未有如公者也故録之詳如此

浮溪之文明徹高爽歐蘇之外邈焉寡儔艱難扈從

之際敷陳指斥尤多痛快殆有烈丈夫之氣至其行責詞則痛詆李綱草麻制則力褒秦檜平居議論則鄙經學而尊詞章詞章陋習滅沒人才一至此甚不然公之成就豈止如今日所見而已哉

黄氏日抄卷六十六